

文藝創作叢書

烏雲遮不住太陽

楊丹平 戴石明合著



新文藝出版社

烏雲遮不住太陽

楊丹平 戴石明合著

187.17

社

文藝創作叢書

烏雲遮不住太陽

楊丹平 戴石明合著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二·上海

烏雲遮不住太陽

著者 楊丹平 歐石明

*
*
*

有 限 公 司

1951年5月華東人民出版社第一版上海印0001—4000冊

1952年12月新一版上海印4001—12000冊

書號(339) [11146] 定價洋5,3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華文印刷局承印

*
*
*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目次

卷頭語

第一章 齊心會	五
第二章 把南嶺	一三
第三章 轉移	二二
第四章 麻癩	三一
第五章 檢討	四一
第六章 『安民告示』	四九
第七章 假八路	五八
第八章 各幹各的事兒	六二

第九章	村長	六八
第十章	村長	七一
第十一章	活埋	八四
第十二章	娘兒夜會	九二
第十三章	烏龜像	一〇三
第十四章	投八路	一〇八
第十五章	「老娘就是鐵打的」	一一七
第十六章	會長之死	一二一
第十七章	狗咬狗	一三〇
第十八章	晴天	一三四
第十九章	喜砲	一四三
卷尾語		

卷頭語

紅紅的太陽冒過北山頭，小黑子攆枝日本三八式步槍，趕着頭年分到的大黃牛，上北山坡耕地，一路上炸牛鞭玩兒。怪好的春天，遍地青枝綠葉，山花亂開，真是一片錦繡河山，天上沒絲兒雲彩，山雀兒叫喳喳，滿坡滿樹飛來飛去。小黑子輕手輕腳的卸下三八式，眯起左眼，右邊烏溜溜的大眼睛的大大的，屏住氣，瞄準了，拍的一槍，一隻黑身花翅膀長尾巴喜鵲兒，翅膀一閃，身子一歪，從樹尖上倒栽下來，一動不動的斷了氣。小黑子摔掉犖頭，三蹦兩跳跑過去，拾起喜鵲兒提在手裏：一顆子彈恰恰在喜鵲兒小肚上穿過了，尖殼兒嘴張開有多大，滿嘴滿眼和絨毛上全是血。小黑子把喜鵲兒拴在槍尖上，扛上犖頭，趕着老黃牛，樂得拉開嗓子唱起來：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民主政府愛人民呀，

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

到了地邊，黑子卸下三八式，使通條穿上小布條子擦了擦，眯起眼睛向槍膛瞅瞅。乾淨了，才小心的攔在塊大石頭上。小黑子自從在日本鬼子投降前一年當上民兵，打狗頭店礮堡奪來這枝三八式步槍，黑夜白天披裏炕上扛着揹着一時不離身，一天擦好幾回，擦的槍膛槍身溜光透滑，沒點灰星兒，才使青布套子套上。老說：『這是咱們保飯碗的傢伙呵，不好生愛惜着還行！』

春天的老日頭曬得暖和平的，小黑子耕了一陣子地，身上已汗濺濺的了，丟了犁把子，扒下三表新的大棉襖，在攔槍的大石頭邊蹲下來歇歇。正是春耕時節，從山頭往下看：山坡上、山坡下、山坳裏，盡是莊戶漢，吆喝着牲口，炸着牛鞭兒，扶着犁把子，三三兩兩，忙的正是春耕下種。小黑子不由的心思起來：要不是去年土改分地翻了身，大家那能忙的這股子樂勁兒。他越想越喜，再往下看：彎彎曲曲的泗水河北邊，一片青綠的樹叢子，給一道黃土牆圍着，這就是羅家堡了；樹叢子裏，隱隱現出一座大瓦房來，屋頂上飄着一面大紅旗，正是村上的農會辦公處。這早先是『北天

『羅文虎的大宅子，從土改以後，這座大宅子就分給了窮莊戶，另把一座大廳房劃歸村上的小學和農會作教學和辦公的地方，到現今已大半年了。黑子一面抽着旱煙末子，一面啾着飄飄揚揚的大紅旗，樂的笑起來。』

羅貴香擔着挑子，圓臉兒累的紅紅的，一步步爬上山來，黑子一蹦跳起來，揚着牛鞭，啞呼道：『上那去？』貴香走過來，攔下挑子，笑道：『給俺哥送飯去！』說着，從筐子裏拿出張麥煎餅，捲上大蔥炒雞子兒，遞給黑子道：『餓困了吧？吃一張！』黑子接過來，順手拾起筐裏的一本婦女識字課本，迎風翻了一下，笑道：『嘿，這麼用功，要當學習模範啦！』貴香搶着一手奪過去，黑眼珠兒骨碌一轉，指着大黃牛，抿着嘴，背過臉去道：『少扯人家的事兒，下勁耕你的地，掙個勞動英雄吧！』說着，嗤嗤笑起來。貴香笑着，擔起挑子正要走，一眼睃見槍尖上掛的那隻死喜鵲，問道：『那是怎的？』黑子指指三八式道：『打的。』『了不得，好個神槍手，可就是浪費了子彈，會長不是說：「蔣該死」還等着咱們去打嗎！』

『這個勝利品送給你吧！』

黑子拿下喜鵲兒，塞在貴香筐子裏，強辯道：『打反動派就得練好槍法啊！』
貴香撇撇嘴，笑笑，擰起挑子，翻過山頭走了。

山那邊響起了她又尖又脆的嗓子：『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和山這邊的歌聲一唱一和。

第一章 齊心會

從莊上黨內黨外開過緊急動員會，不出三天，羅家堡就聽到砲聲了，轟轟隆隆的越響越緊，越響越近。

半夜裏，羅老太太戴着老花眼鏡子，披着一把白頭髮，拄根七節斑竹拐棍，搖搖晃晃，跪在屋角頭神龕面前破蒲團上，向佛老爺訴心願：『老佛爺爺，大慈大悲，保佑「老中央」過來，滅盡那班窮小子，咱一家母子好團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哪哪嚷嚷訴個不休。羅文堂興匆匆一頭衝進來，指着西南上，歪着頭道：『大娘！你聽，越響越近啦。』婦姪倆一邊聽，一邊談，老婆子樂得眼淚都掉下來了。

提起羅家堡這個羅家，遠近幾十里內老的少的，無人不知，他祖上是清朝四品大官，爺爺也是個縣官兒，輪到羅文虎，可如鄉鄰們說的是天上『掃帚星』下凡投的胎，奸詐、陰險、兇狠、毒辣，

八個字兒佔全了，暹名叫『北天霸』。日本鬼子在這時，他是縣城裏的維持會長，派款，扒糧，抓丁，拉伕，帶領日本『討伐隊』，偽軍漢奸隊『清鄉』，『掃蕩』，『尋事兒』沒一條子少了他，多年來也，不知害了多少鄉親。日本一投降，他就領着小婆子逃到徐州，家下田地房宅金銀細軟，都教民主政府沒收充公，田地分給農民們，只留下他老娘一份田地。這回子反動派在萊蕪戰役吃過敗仗後，老羞成怒，於是侵佔我臨沂，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這可遂了他的心願，領帶着一幫子「還鄉團」，連夜跟着趕回來，向農民們報復。

他的堂兄弟羅文堂，是個地主，一個後心貼膏藥，前（錢）心重的老頭兒，土改時，土地被沒收了，心中恨得很，每夜豆油燈下，撥弄着算盤珠子，劃來劃去，睡不着覺，聽說『老中央』要過來了，高興的了不得，老盤算着：『老中央』一來，咱那些給分掉的家私，準能倒回來啦。因此，他一聽得砲響，就樂的睡不着覺，趕到文虎他娘羅老太太房裏去報告，嬌姪倆拉着呱，一同給佛老爺磕頭訴心願。

清晨，小黑子一開大門，就碰上七賴毛：一個不肯改造成好人的二流子，祖上是個破落戶，歷

來給羅家當狗腿子。因他自小長個癩痢頭，又是個不成材的貨，人家都叫他七癩毛。七癩毛晃着癩痢頭，搖着屁股，叉着腰，橫步站在街當中，拉開嗓子唱武家坡：「八月十五月光明……一見小黑子，就劈面迎上來，擠眉弄眼的怪笑道：『小黑子，老天爺也變樣啦，時令還沒到驚蟄，昨夜裏倒轟轟隆隆響了一夜雷，怪事！真正是怪事！』小黑子不在意的道：『那是大砲，衝他祖奶奶，反動派，在西南上打開啦。』七癩毛故意裝着沒聽清，緊跟着問：『啥？西南上打乾雷嗎？』小黑子忙着要找幹部辦事兒，動員莊上埋公糧，藏牲口，堅壁清野，整理民兵，集合長期擔架，支援前線……事兒忙的很，沒理睬他，徑直上會長家去了。七癩毛更高興了，舔着舌頭，捲起袖子，陰陽怪氣的，在鼻子裏冷笑道：『嘿，喜砲打開啦！別再像早前似的，跟咱槓槓的啦！』小黑子隱隱聽見，也沒答理他，趕到會長家，一字兒沒改，把七癩毛的言語都告訴了會長，會長氣的咬着牙道：『這幫狗腿狗毛，壞蛋種子，又敢趁勢活動啦！』小黑子摸着三八式道：『逮起來，好好的看管，不逮，莊上人都要給他們嚇唬的亂了心啦！』會長、小黑子跟幾個幹部就帶了兩個民兵，把七癩毛和幾戶地主壞蛋押在村公所，數說了一頓，又向全莊地主下了個警告，七癩毛只好歪着癩痢頭，不吭氣。

砲聲越響越近了，有時還夾着一陣機槍聲，莊上人三個一堆，五個一羣，聚在莊西頭，有的愁眉苦臉，瞪着眼兒往西南上看，嘆氣道：『看模樣，又得跟八年抗戰一樣，得轉北山頭打游擊啦，太平日子又完了。』有的滿不在乎：『毬，有咱八路主力在前方把住大門，反動派保來不了。』幹部叫他們去藏牲口，埋公糧，還不樂意。有的說：『看看風色再說，不要慌……』各信各的一套，誰也不服誰，莊上儘亂亂吵吵。

羅二嫂抱着個才周歲的小子，拉着個六歲的妮兒，愁的清晨火也沒燒，飯也沒辦，只在屋裏打轉。小黑子娘——謝大娘拉着貴香的手，直嘆氣。一夥子人時來時往，擠在莊頭看風色。嘯——嘯——北山那邊飛來三架銀色飛機，低低打旋子，只齊樹頭高，突然，頭一低，尾一豎，嘯的一下直栽下來，一陣子機關槍掃射過後，緊接着轟轟——兩個炸彈投下來，西邊公路上冒起一股股濃煙，看的人都嚇的大叫：『炸開啦！炸開啦！』『準是炸的狗頭店！』張老漢捏着白鬍子，氣呼呼道：『拿美國洋鬼子的飛機，殺中國人，喪良心呵！』小黑子從村公所門口奔出來，揮着胳膊，噉呼道：『快散開進屋去呵！叫飛機上那狗雜種瞅見了，就壞事兒啦。』大夥兒急忙躲進屋裏。

快晌午時候，金德財滿頭大汗，一身泥，貨郎擔子撒了，鞋也丟了，光着腳，跌跌滾滾的跑進莊來，喘的話都說不出，大夥兒呼嚕一下，圍上去，搶着問：「啥事兒？啥事兒？」德財喘吁吁的指着西南上嚷道：「佔啦！佔啦！八路撤退了，城叫『遭殃軍』佔啦，昨兒半夜進的城，滿街滿巷的汽車、馬隊、美國洋砲，好幾萬隊伍，盡戴的美國大帽子。」大夥瞪着眼，你瞅我，我瞅你，都愣住了。德財又豎起大拇指，指着莊上大瓦房道：「聽說，俺莊上這個主兒也回來啦，已經有人見了。」小黑子的三八式步槍使勁往地上一蹶，跳起來道：「北天霸也家來了，俺他祖奶奶，這個大漢奸來了，咱就豁出這條命不要啦，就幹！」張老漢抖抖的道：「俺這老命也拚上不要啦，有他就沒咱，有咱就沒他，這個狗崽子。」二嫂摟着孩子直哆嗦，謝大娘道：「二嫂子，別怕，咱們大夥兒想主意。」二嫂擦擦眼淚，抽抽噎噎的道：「拖一個，抱一個，老天爺，教俺怎過呵？」村農會長羅清安和村長羅文田聽到了信，也趕過來。會長沈住紫檀臉，一見二嫂在哭，發急道：「哭的啥？哭頂啥事兒！抱着孩子家去。」一嫂拉着會長手，抖抖的道：「妮兒爹，你看怎辦呵？」貴香勸着二嫂，拉着她家去了。村長摸摸胸口，心跳的撲通撲通的，只打軀腿子，哆哆嗦嗦的像在篩糠，道：「怎麼治？怎麼治？人家盡是美國大砲，

機關槍，咱們還不是拿着雞子兒往石頭上砸？」小黑子氣呼呼的道：「怕個屁！他長一對眼睛，俺也有兩隻，誰怕誰？拉起聯防隊來，就憑這幾桿土造子，跟他轉北山頭。」會長有點兒發愁道：「聯防隊可好，這在前日會上早定下啦，可是這回區裏開會傳達，敵人不到狗頭店，不叫聯防隊吃公糧，這……」會長心思着事兒有些難辦。謝大娘瞅見會長這模樣兒，耐不住，插嘴道：「待佔了狗頭店再拉聯防隊，可晚了八輩子啦！」張老漢搖着旱煙袋道：「咱們先拉起來，誰家有糧食的，先拿出來大夥兒吃着，這個年頭，還說啥你的俺的？俺早看透啦，反動派要是一過來，翻身果實還不得一總歸了大肚子，俺自告奮勇先拿出五斗來，俺兒在前方打仗，俺能惜這幾顆糧食？」謝大娘也氣憤道：「千年萬輩子好不易的翻了身，分到了地，吃上了飽飯，『蔣該死』又想來砸咱飯碗！黑子，你得好好扛着槍，跟大夥一道幹，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沒有糧草，空着肚子打仗可不行，俺家也拿出五斗秫秫。」經兩家老年人一啦，大夥兒都搶着報起來：「俺拿一口袋。」俺出二斗。」會長這才解開眉毛上的疙瘩，村長愣不癡的站在一邊，啥也不問，心裏老是七上八下的打算盤，隨着大夥，也湊上一斗糧食。一霎，偷偷一轉身，自己跑回家，叫着他媳婦兒，悄悄把莊上戶口冊子，

地畝冊子，他兒的多學識字課本，統統搜來攔在一起，又忙着拉箱開櫃，值錢的穿的戴的都拿出來，一總捧到屋後地瓜窖子裏埋起來，大缸小甕的糧食也挖個坑埋了。忙到日頭頂中，才喘了一口氣，放了點心，進屋愣了一會兒，一眼瞅見糊窗戶的大衆日報，忙上前大塊小塊撕下來，又趕到大門口，把去年過年新貼上的一副對聯：『農民力量大，翻身滋味長』也撕了下來。鍋前竈後又滿屋看了一遍，心思了半天，又叮囑他媳婦兒：把快養小牛犢子的老母牛，先牽到她老娘家餵些日子，吩咐好了，才慢慢騰騰走出來。

會長、小黑子磨拳擦掌，雄赳赳氣昂昂的扛着槍，大場上集合了三十來個民兵，都揹着槍，腰眼上拴上手榴彈，還帶了土砲地雷，一字兒排隊站着。張老漢拿出翻身後買的幾丈白布，撕開了，給民兵們縫乾糧袋子，謝大娘、貴香跟一些婦女會娘兒們、姊妹團大閨女，拿着針線，搶着給大夥兒縫。貴香給小黑子縫乾糧袋，縫好了，又從衣袋裏掏出根紅線，在口袋角上縫了個紅五角星，一邊笑着向小黑子道：『有紅星的就是你的，這就錯不了啦。』金德財在旁邊嘆笑道：『貴香，可真偏心眼兒，啥事兒光想着黑子，就不想到咱們啦？』大夥兒都哈哈笑起來。貴香臉一紅，扔下小

黑子的口袋，又趕着給旁人縫。黑子笑嘻嘻的拾起口袋，圍在腰上，樂的臉上透紅光。村長卻苦着脸，站在一邊看。會長見了村長，跑過來道：『文田，咱們才商討好了，咱幹部分分工，俺和黑子帶聯防隊，你還是帶長期擔架出發支援前線，快上區集合吧！』村長急的直搖腦瓜子道：『那還行？俺家下老婆孩子的，有點兒風吹草動，你們說說怎治？』會長拍拍胸口道：『你放心，有點兒動靜，咱們不會撇下你家裏的，不光你，和那十來個長期擔架隊也說說，他們家裏的，就是咱們家裏的，都包在俺身上。』村長還是直搖頭，張老漢走過來道：『村長，你小膽兒，槍一響，又該嚇的直哆嗦，你帶擔架出發正合適。本來叫黑子也去，可是他倒膽大機靈，又打的一手好槍，留在家，有個仰仗。』村長嘴裏沒得說，可急的只抓毛猴子尖臉。當天下午，村長嘟着嘴，搭拉着腦瓜子，只得帶領擔架隊到區上去集合。

天黑時候，會長、小黑子吆喝着全莊鄉親，開了一個『齊心會』，準備上北山頭打游擊。張老漢、謝大娘領着全莊老小，在毛主席像前宣誓，跟着共產黨走，跟反動派拚到底。直到東邊天上亮星星，大夥兒才散開去。